



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  
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  
時命終一日之中凡煞三人瓶沙王聞之怪  
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  
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  
孤獨老母舍應與崔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  
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  
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遂及疲頓  
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  
觝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  
我今窮厄何忍欺觝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  
當相值要當煞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  
瓶沙王尔時老母者今此牯牛是也三賈客  
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觝煞者是也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凌殘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慎詞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蜀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  
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  
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  
此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  
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  
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駘馱鹽入  
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爲說法時牛聞已  
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  
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  
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隨牛中以償君  
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  
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  
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  
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  
償 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驢  
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  
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  
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尔

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介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擲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剎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

朱井五十七

三

見師在剎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隨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爲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然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

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今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鐵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駢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

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眾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亦白來

朱林五十七

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殺衆生煞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

盛滿糞以舂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舂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罪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

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駢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餓因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畚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廉供設客僧細者自食 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今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蘇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 復有一

朱林五十七

五

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眾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瘦九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

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背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煞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

作調馬師或作調鳥師鳥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刺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

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罪

苦難堪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

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煞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

世時媼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煞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為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

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管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

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抵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陽州人卞士瑜

隋陽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聽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暨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羣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

朱林五十七

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旋主不稱每輒勲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殺賊大乱行路逢一季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然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

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  
閔雅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  
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  
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  
許輒取舫即覆没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舫主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容咸驚愕  
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邾亭廟神  
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  
瞋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  
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汗江湖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疋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  
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  
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  
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  
胡語數番贊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

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復出身  
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  
遠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  
暮有一少季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  
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邾亭廟神得  
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  
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尋陽郡蛇  
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  
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  
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  
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性萬氏河內人才  
思雋徵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  
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祖至晉惠

之末欲潛遁龍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所諧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煞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

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煞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切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

宋林至

九

士基公次被鑲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及替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邁之氣味其圖身之慮極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

也其見稱如此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季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瞻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埠財里爲齊諧里也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恪嘗宦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史之間卞父死其季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文橫絡周而如人鬚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

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介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季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

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頽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況五季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

書

朱林五七

十

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言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

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收葬焉二驗並出真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家生復產二胞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為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

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瞋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圍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

朱林五七

十一

猪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二百文贖猪後  
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  
存之日曾失兩疋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  
唯有一姊妹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  
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別加心供  
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  
債既畢得生善處薰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  
絹百疋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  
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  
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疋  
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

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為白  
我嫌努力為其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  
絹送還其母具言其兒兒狀有同生平其母  
亦對之流涕戲款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  
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  
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

為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  
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  
家牴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  
三字其子姪等取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  
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  
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

施右比三驗出  
俱轉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

有陂名獨嘉隲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  
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  
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  
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  
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  
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  
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為他炭丁立誓云  
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為汝作牛炭丁  
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  
託炭丁牴牛處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  
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

書

十三

女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

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

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為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怜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為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其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

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猪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慙愍即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卧寺僧道俗竟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猪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

宋林五七

十三

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

聞平安

東宮率梁難迪并州人改任懷州下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語孃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

未獲滿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瘵滿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經寫

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贖得一部法華現瘵滿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瘵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提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後來敦逼待寫了何須念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今得出真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向拾遺自說諍訟篇六十六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

朱卷五七

十四

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脩本去末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汨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引證部第二如中阿含經云尔時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眾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乱尔時世尊以淨天眼過於人耳聞祇桓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往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乱竟為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

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  
 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  
 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誨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  
 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  
 衆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  
 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以  
 五繫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  
 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  
 縛將還天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  
 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  
 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

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  
 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  
 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關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已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  
主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  
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  
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  
阿脩羅起大鬪戰尔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  
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為戰  
鬪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  
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  
書 未林五十七  
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  
聞帝釋命依教奉行尔時毗摩質多羅阿脩  
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  
捉帝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  
會處立置我前諸脩羅眾亦受教行當於彼  
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

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尔時毗  
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養  
我今不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  
受娛樂甚適我意與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  
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  
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

阿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之五欲  
功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  
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  
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

尔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  
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

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為耳  
璫處處遊行不為妨礙尔時羅睺羅阿脩羅  
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  
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  
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興大戰鬪尔時難  
陀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

書 未林五十七

十七

繞須彌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今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變隸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爾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爾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爾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繞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

器仗等雜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槩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脩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又天王三毗樓勤又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平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

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弥

諸比丘諍已即從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懷最尊眾 破懷聖眾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况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為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為主

人典粳麥豆時家有羶羯伺空逐便噉食麥

豆升量折損為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噉

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羶羯羯

亦含怨來舩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

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舩婢婢緣急

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

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獠猴火

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

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舩羊共婢鬪 村人獠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辜負 鬪訟未曾休 耻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讎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鳥群鬪  
楚國呂縣白頸不勝隨泗水中死者數千劉  
向以為近日黑祥也楚王伐暴淫無道刑辱  
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

者小明小者敗也隨於水者將死水地王伐  
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  
丹徒為越人所斬隨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  
曰逆親親厥妖日黑烏鬪於國燕王且之謀  
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烏隨地死  
五行志以為楚燕背骨肉蕃巨驕恣而謀不

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之  
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  
而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帥大敗於野故  
烏眾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  
傳曰顓征去殺厥妖烏散鬪也 漢中平三  
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

二十

聞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  
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誠若曰  
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右一出搜神出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延聖比丘推拱書

書七

懲音澄牻音牻觚音觚扞音丁馱音徒哽音古償音償  
樗音若賭音胡飼音寺運音古溷音胡菰音郎癩音郎  
於音鄂甕音烏髻音計挽音晚絡音落舛音昌貸音他

大宋國平江府吳縣永定鄉昇平橋東街北面南毛亭大王菩薩  
居住奉

佛女弟子楊氏四娘發心施十八界官會壹佰貫文恭入磧沙寺

大藏經坊刊造法苑珠林第五十七卷所集功德上悼

媽媽安人夏氏往生 佛界乞回陰力保扶身心安泰壽命延長  
宅門光顯眷愛團圓者

淳祐十一年九月

日女弟子楊氏 四娘 謹題